

诗心与文心都付史谈中

——读《中国文学史》

□刘平安

提起张隆溪不得不提到他的《道与逻各斯》《同工异曲》，对比较文学学科有重大影响，在学科建设上更是呼吁开展跨语言、跨民族、跨文化、跨文明的学科对话。《中国文学史》就是带着这样一种“跨越”激情的文学流变史。

张隆溪提纲挈领地拎出中国文学发展重点的人与事，将文与论、读与赏、古与今、中与外有机结合起来。既看到中国文学内部发展情况，又看到各个时代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互动，而且张隆溪更看重后者，所以才有这本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文学的通俗读本，他试图在世界文学的地形图中，准确定位中国文学的位置，找到中国文学的独特之处与中国文明的基本特质，希望通过“文”来沟通，以冲破各民族与各文明的封闭圈，达到互相理解与互相尊重。

张隆溪着重讲述了诗、文、小说，夹以词、曲。古人之“文学”，由商周甲骨之“文”开始。“文”即“纹”，后者是晚出字，“纹”的本字是“文”，即花纹，是可见的表象。古人认为豹有豹纹，龟有龟纹，骨有骨纹，观察这些纹理，

可以探寻天道真理，人类社会也有“纹理”可探寻，通过观察社会之表象纹理，就可以探索社会发展之规律，所以与人有关的一切，都可以称为“文学”，故古人之“文学”最终都关乎“人”自身。

诗之文体，导源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，汉乐府远接先秦民歌传统制文人五言，故有《古诗十九首》标志五言诗的成熟，魏晋南北朝开掘声律，故有永明体、宫体诗，将押韵、对偶、声律引入诗歌，开唐代律诗先声。经过漫长的积累与发展，终成唐音，其丰神情韵成为诗之一宗。宋诗另辟蹊径，自成一格，其筋骨思理、平易冲淡为诗之另一大宗。唐宋之后，元明清诗之发展无外乎在宗唐与宗宋之间来回摇摆，形成了著名的唐宋诗之争。

赋之发展也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有关。古之赋家者流，原本《诗》《骚》，汉初骚体赋即模仿《楚辞》而来，西汉全盛时期成散体大赋，东汉转入抒情小赋，跃魏晋而入南北朝，遂有骈体赋，唐引押韵对偶入赋成律赋，宋人欧阳修以散文化的章法，破赋体工整之态，自成文赋。自元始又开始学习汉赋，明清更有“文必秦汉”之说。

小说主要来源于神话、先秦寓言、史传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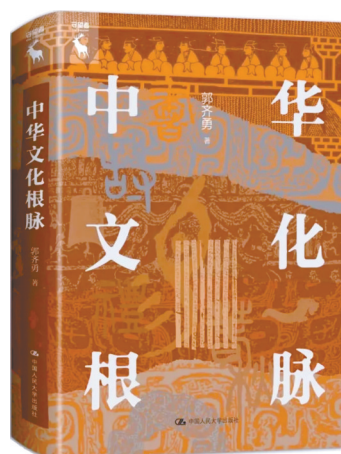
文，这些文类“故事讲得好”成为先声。文言小说的真正开端，要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、志怪小说，也就是写人、写神话的小说。唐朝的文言小说被称为“唐传奇”，由宋至明，文言与口语白话写作杂糅在一起。明代更是掀起了话本小说的创作高潮，清代蒲松龄的创作是文言小说最后的余绪。白话小说，来源于唐宋元的说书，也就是口头讲故事，至明代发展为历史小说、神魔小说、世情小说，清代大致沿着这个走向发展。

重点讲述诗、文、小说，更深刻的意义是，便于读者了解文明的同与异。诗在中国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，诗言志，要表达个人深沉的思想，这与西方文学中诗表达真理是一样的，是一种严肃的文体，易于西方文明圈的读者理解。文在中国文学中主要用于说理、载道，诸如赋体“劝百讽一”，蕴讽刺于结尾的曲终奏雅，与西方文学的散文文体有所不同。小说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，起步较晚，其小说类型也与西方文学不同。

张隆溪在文学史的写作中，融入了自己跨文明对话的学术立场，希望透过文学来互相沟通，达到文学的互联互通、文明的互认互鉴、人类的互爱互助。

精品图书推荐

□孙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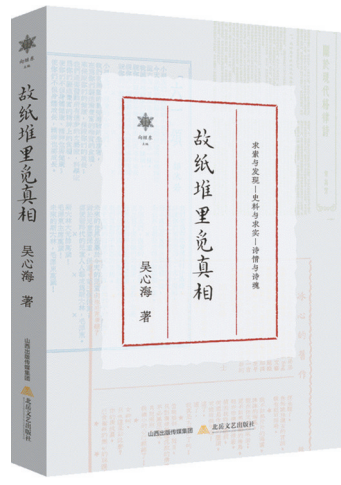
《中华文化根脉》郭齐勇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

《秦山里的中国》丁晓平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



《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》墨白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《故纸堆里觅真相》吴心海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

看大西乡红色漫卷

秋染西乡，百河流清，万田稻黄，镰月映照丰硕。西乡文学也是收获季盛宴的主人，在他捧出的累累硕果中，最大最红的那颗是长篇小说《红芦苇》。

《红芦苇》取材于西乡的红色历史，在抗战的烽火硝烟里，新四军女战士何念带领一支民运队来到西乡，发动群众，掀起减租减息运动，建立基层政权和民兵武装，打土匪，斗敌顽，反“扫荡”，西乡儿女在血与火中经受考验、锻炼成长。小说还原历史现场，以新四军来到盐城、皖南事变、重建军部、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开办、七月大“扫荡”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为背景，在丰富的历史情境中，设置勾连细密、跌宕起伏、疏密相间、摇曳多姿的情节，塑造何念、申艺、小凤、大水、宋二妮、杨才人等一众形象生动、命运殊异的人物，展现一幅风物丰美、民俗独特的西乡人文画卷。

作为一部红色传奇，《红芦苇》一方面坚持突出党领导人民抗击日伪取得胜利的历史主线，另一方面也尊重历史、坚持揭示历史的复杂性。小说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“巩固华北，发展华中”战略方针写起，描写党中央的正确决策给抗战打开了新局面。正是有了党的坚强领导和对党员干部持续进行的各种教育，不断推进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，何念领导的麟南区抗日救亡工作才得以展开，才能够建立红色政权，在一次次敌伪冲击下才能够红旗不倒并最终取得胜利。何念、申艺、小凤、兰芝等都参加了党举办的华中局党校、抗大分校、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、教导队、培训班等学习，都在战争中锤炼成为优秀的党基层组织领导人，成为群众的领路人。

另一方面，《红芦苇》也力求避免庸俗化地肢解历史，不是敌我斗争极端化、简单化的二元对立，而是将人物置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变化多端的人生遭际，在民族的历史任务下书写各种人物的命运抉择，以事件的多面性曲折性、人物的多元性变化性来建构历史的复杂性。民运队来到麟南区，正是春荒时节，穷困的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，小凤爹娘要卖女度荒。民运队执行党的政策和部署，宣传发动群众，成立农救会、妇救会，掀起向地主“借粮运动”，趁势推行“减租减息”的土地政策，搅动了乡村社会。从地主到农民各阶层各个人，乘着各自的利益与个性，开演自己的人生大戏。地主中有开明士绅何瑞轩带头支持，有“笑面虎”杨才人奉阴违，有“老抠门”杨才富夫妇抗拒阻硬顶，有“大老虎”王贤武暗送退租；贫农中有喊出“大户老财要吐一吐血”的二猴子，有怀着强烈的个人欲望积极参加的二歪头，还有小凤爹等人的将信将疑，有凭良心自家将就不要救荒粮的茅匠，也有因被逼退粮而自杀的寡妇英子。而在对杨才富夫妇“剥薄成家”“满手的茧子又厚又开裂，缝里能缠根稻草绳”“身上衣服补丁摞补丁”的描述中，也展示了地主阶层更多的成因和面目。

人物是小说的中心，《红芦苇》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四五十个，人物众多，个性各异，抵达历史深处，以群像的方式展现抗战时代生活斗争着的人们。这也是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。作者并没有概念化塑造人物，敌我双方核心人物何念、申艺与赵太善、王贤武等，并不是简单的政治立场决定的斗争工具，而是在更为精细的历史条件下、更为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的行动者，他们的个性有发展、行动有依托。

将复杂性还给历史，从而《红芦苇》这部小说不仅仅是斗争史，更是社会史，小说的内容主体是广阔的社会生活，敌我双方的人们都交缠在细密的社会关系中。何念拜访杨才人，称“穷苦人仰望着舅爹爹你们这些大户借点钱粮”。敌伪“扫荡”中王贤武的侄子王小武叛国投敌，带兵搜捕新四军，何瑞轩劝他“都是本乡本土之人，还望不要为难乡民的好”，杨才人求他“小武长官，贤侄，你快帮大伙说说情，大伙记着你的好”。而书中有机穿插的各种西乡民俗、农家劳作知识与生活场景，也丰富了社会性，让这本书成为一本红色叙事的西乡百科。

《红芦苇》的语言平实晓畅，带着西乡独特的水乡气息。作者有意识地向本土语言靠拢，选用了不少方言词汇和俗语谚语，比如“掀”“塘罐”“茅匠”“肉头”“丁头伞子”“当锅摸灶”等等。人物语言也力求乡土化，比如小翠娘强迫小翠定亲说“乖乖，我自己肚子屙下来的，我还管不了了？”这样鲜活的语言也为小说增色不少。

西乡生息不息，西乡叙事日新又新，西乡人民生活的厚重历史和火热现实，源源不竭地哺育着西乡文学，《红芦苇》们茁壮成长！

像山那样思考

□姜桦

浙江温州的泽雅山区是著名的“纸乡”，天气晴好的时候，一大片新纸铺在蜿蜒的山坡，当地人将这山叫作“纸山”。某年夏天，诗人育邦远道而来，面对这里的山山水水，眼中的风景凝成文字，成了一篇《在纸山》。文中，他这样写道：“进入山区以后，深山幽壑，激流飞瀑，茂林修竹，纷纷闯入视野。”

《纸山——关于文学的对话、漫游与读札》是一本独特的思想录和文学随笔集，捧在手中，让人体味着“像山那样思考”的阅读况味。三十多篇文章分为四辑。第一辑“作家随谈录”，置于首篇的《影响的焦虑》，则是与《世界文学》主编、著名翻译家高兴的文学对话。其余如“何以谓江南”“当我们谈论先锋时我们在谈什么”，还有包括志怪、武侠，自媒体时代的写作、非虚构样本等等，都是大家关注的话题。第二辑“寒驴嘶”，何为“寒驴”？即“跛足的驴”，至于何谓“寒驴嘶”？作者解释说这是一头“跛足的驴的嘶鸣”，这显然是自谦之词。“寒驴嘶”是一组极具人文气息的文化随笔，其中写到了扬州《扬州三叠》、温州《在纸山》，写到了与江苏毗邻的安徽天长《天长琐记》，诗人袁可嘉的故乡浙江慈溪崇寿镇《驶向永不冰冻的港口》，还有河南南阳黄山遗址《无名

的匠人》。

“寒驴嘶”一辑中，有一篇《少年三河镇》，写的是安徽合肥巢湖边的三河古镇——

合肥把巢湖揽入怀中，它便生出了许多别样的美。王尔德说，美的东西都是无用的，但恰恰是这些“无用的美”，才成就了一座城市独特而不容混淆的面目。

眺望巢湖，湖天一色，烟波浩渺，我们自然生出了“将船买酒白云边”的豪情来。沽酒何处？我以为湖边的三河古镇最恰当。去了三河古镇，我们才感受到浓郁的人间烟火气，才感受到古典与现代交融。

《少年三河镇》乃是育邦某次笔会采风所得。在作者的笔下，水是古镇的灵魂，三河因水而生，正是水给了三河骨骼与血脉，赋予三河生命与灵性。“在三河镇里行走，怎么也绕不开水的萦绕。丰乐河、杭埠河、小南河三条河孕育了古镇，丰乐河和杭埠河环绕四周，在此交汇，小南河贯穿其中。从其身体上浸润而过，小南河缓缓流淌，清澈可鉴。河面上古桥飞架，时有飞鸟掠过，时有小舟游弋，鱼儿嬉戏，河边垂柳拂水，岸边却是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和百铺相连的街市。前门店铺，后门码头，依河傍水。河街相连，可谓一福现代版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视觉开阔，视点精准，文字鲜活生动，让人有面对古人今人、新旧往昔、身临其境的感觉。

《少年三河镇》写到了三河古镇的两个著名人物：科学家杨振宁和抗日名将孙立人。和

杨振宁相比，孙立人更有故事，人生也更加传奇广阔。作为中国抗战名将，孙立人曾两次赴缅作战皆大获全胜。育邦说：去了三河镇，才知道三河既是一位阅尽繁华、坐着云卷云舒的老人，又是一位英姿勃发、阔步走向大千世界的少年。

第三辑“书与评”。收录的10篇书评，除了对小说家郭平和平和邵风华作品的论述，大多是对诗人作品的评论，而几位诗人如丁捷、傅元峰、臧北、庞培，基本都是江苏诗人。育邦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南京，多年来一直处于诗歌现场，且在诗坛深耕多年，他又是著名的《雨花》杂志的主编，关注诗人尤其是江苏诗人的作品，自然十分正常。

诗歌何为？诗人何为？诗人如何应对他生活的时代？第四辑的“诗与思”，所想所念，都是很有意义的思考与探讨。

“纸山”亦是山，不一定高峻，但是很独特。一本《纸山》，凝聚了育邦作为一个诗人、作家、批评家，一个刊物编辑，对于文学和诗歌的哲学思考。每个读过该书的人都能从中获得某种启迪。“育邦是一个有才华的诗人，有才华的人很多，但能够进行哲学思考的诗人却不是很多。”丁帆教授由此对育邦大为欣赏，他序言的最后一段话，所表达的正是每一个读者的心声：

但愿育邦能够沿着这条哲学小道走下去，即便是羊肠小道，前面一定会是辽阔世界背景下的高山大海和星空……

一颗赤诚的童心

□刘立云

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章童话《喇叭花和他的朋友们》，与喜爱阅读的小朋友见面了。该书的作者卢群老师，是一个资深教育工作者。从她早年创作的《美丽三人行》《菊花盛开的季节》《母亲的眼泪》《倾镇之恋》《桃花红梨花白》等短篇小说集，到长篇历史传奇小说《梦碎金谷园》，再到儿童寓言集《老鼠告状》，卢群老师在她漫长的写作道路上，创作方向开始了华丽的转身。而她的近作，长篇童话《喇叭花和他的朋友们》，可以说，就是一个孩子们快乐成长的新天地。

这是一部充满无限童趣的儿童读物，以喇叭花和他的朋友们为主人公，引领小读者进入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。作者用细腻的笔触，讲述关于友情、勇气与成长的故事，为孩子们带来一场深刻的情感和智慧洗礼。而且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也是可圈可

点的，以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想象力，将现实与幻想巧妙地融合在一起。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，描绘了美丽的自然景色和生动的情感世界，使作品自始至终保持着很高的审美价值。

同时，作品在情节设计上也很具匠心。全书共有47个故事，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奇妙、温馨、感人的时刻，让孩子们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地感受心灵的碰撞与震撼，并引起大家的共鸣。更加难能可贵的是，卢群老师将她擅长的寓言写作手法与童话创作巧妙地结合起来，在故事叙述过程中，自然而然地融入故事给读者带来的启迪，以及阐述的道德伦理。在给孩子们增长知识和提升智慧的同时，小读者们还可以把这本书中的任何一个故事，当作一个独立的事件来阅读，使得全书独立成篇，自成体系，浑然一体。这就是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。

对于家长和教师而言，《喇叭花和他的朋友们》无疑是一部值得推荐给广大少年儿童

的读物。这本书，不仅能够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、创造力和高尚情操，还能培养他们的道德素养，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情感观念。读者通过与作品中角色的互动，学会怎样去关爱他人、尊重生命、勇敢面对困难，从而能渐渐培养理想信念。

当今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，许多当代著名作家是从写儿童文学起步的。一旦成名以后，就不再染指被轻视为“小儿科”的儿童文学了。但始终关爱孩子们成长的卢群老师，一直不忘自己曾经是一名光荣的人类“灵魂工程师”，为孩子们写作，成为她退休生活的重心，故卢群老师被文友们称为既写成人文学又写儿童文学的“两栖作家”。

正如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余途先生，在为《喇叭花和他的朋友们》作的序中所说：“从事儿童文学创作，最重要的因素，是要保持一颗赤诚的童心……而卢群做到了。祝愿她童心不老，与她的喇叭花一样开心快乐……”